



秦邮古城，运河要邑。吾生于斯，亦长于斯。八十春秋云和月，多坎人生悲和喜。生于旧时代，长于红旗下，沐浴于毛泽东思想之光辉，安度于习近平时代之新局。试看今日之古城，苟日新，日日新。新世纪，新时代，新政策，既推波以助澜，复锦上添花。躬逢盛世，频遇壮举，乐业安居，美事迤邐，合家欢聚，彰显英姿。喜家里家外，庭燎熠熠生辉；城乡上下，繁荣飘飘似舞。吾本辍学青年，二十年农村艰苦之步履；亦为百姓一员，数十载改革开放之欢娱；更是公务一族，多少年为民服务之尽责。无感天动地工作业绩，有微不足道人生小诗。

晨曦烛照所来径，夕阳辉映晚歌曲。吾自幼体弱，因病停学，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，但并未停滞，转而奋发，高擎着新的生命之炬。回顾人生，总结得失，常常遇坎，亦遭病凄，然家庭之温暖，亲友之体贴，使生命拥有多次奇迹，亦使人生彰显无数美丽。曾忝为人师，衣中而居，乐为人梯。后上城履新，从事公务，喜写实绩，退休二十年平常岁月，亦为文化尽绵薄之力。虽有2012年大病，承蒙领导关怀，同道相助，才有如梦如幻之佳期，才有爱心接力之传递，才有重返蓝天之展翅。

吾出身于普通家庭，无房无屋，无田无地。生吾者父母，养吾者亲人，自幼受呵护，依靠父母操持；成长得关爱，赖仗亲友牵系。焦家巷里46年曾经安居，长生河中30载终泛涟漪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岁月似金秋结实。翻阅人生记忆，甘苦欢悲自知。吾有过幸福童年，少年，难忘相邻的徐家大院嬉戏；亦有过艰苦学生时代，铭记父亲失业时举家悲凄。其时，父为一元卖船票的劳务费，每天步行往返三十里；吾为两元分四次交的学费，生活再难父母不言弃。同时，曾为“太少奶奶”的母亲，拎筒卖“洋油”，替人苦洗衣，设摊卖香烟，多年做保姆，只指望子女成人成才，能有华丽转身，有新的一页。那年月，府前街书香四溢，县中学独步一时；父亲有了工作可谓云开见日，想不到吾因肺病吐血而辍学。父亲那

傍晚，太阳快要落到神居山的那一边，立过秋之后，空气不再那么燥热，开车路过状元沟大桥。从小就闻听状元沟，也不知道是否这个地方古代出过状元。状元沟大桥南侧即为状元沟，长约十多公里。北侧就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、江苏第三大淡水湖——高邮湖。早就听说高邮湖堤坝上全部铺设了沥青路面，正好现在又没有其他事情，加上以前没有路，从没有沿湖堤走过，便有了开车沿湖兜兜风的想法。

从状元沟大桥西侧沿湖堤向深处开，堤坝的沥青路面并不宽，四到五米的样子。一路走去，沿坝两侧全是郁郁葱葱的青草，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疯长，在秋天来临之前，已经长到了它一生中的最高点。短暂繁茂之后，再过几周过来，就会是另一种景象，由青色变成金黄，直至冬天完全枯萎，这就是一岁一枯荣吧。青草中偶尔会飞出一两只说不出名字的非常小的鸟，灰褐色的，这种鸟比麻雀小了很多，小时候看到的比较多，现在难得看到。在湖堤上，偶尔会遇到骑电动车的人，更多的是风吹动青草沙沙的声音。开了约有五分钟，在湖堤岸的这一边，看到远处有只母鸡扑楞着翅膀，拖着长长的漂亮的翎，飞了一点儿远又落下去，淹没在杂草中失去了踪迹。

湖的那一边，靠近岸边是小片小片的湿地，湿地上长满了青草和一两棵小树，在碧水之中形成了一个袖珍的青洲。完全可以用泼墨的写意手法，大片的浓淡相宜的墨水便可以点缀出山水美景，遗憾的是缺了山的映衬，少了一分神韵。一个个小小的青洲或点线相连，或淡然独立，将岸边的湖又分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，形状各异。

“当，当，当……”村口响起清脆的锣声，卖糖的爷爷进村了。儿时的我们，小耳朵也跟着竖起来，肚里的馋虫更是活了起来。

“公家糖公家卖，一敲就是一大块。一双环球鞋，全家吃起来。一件坏雨衣，全家吃得笑嘻嘻。”“‘坏凉鞋、鸡肝皮换糖吃了’卖糖老人的吆喝更是诱人。于是，我们开始忙活起来，寻找家里的旧鞋子、破塑料皮。

贫穷的岁月，家里的旧鞋、塑料皮很少，可是我们不愿放弃一丁点儿机会，终于找到了一点儿破烂。于是，小心地放到老人手上，希望能多换一点糖。

卖糖老人接过破烂，看一下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放进担挑里。一般他是看

八十抒怀

□ 陈其昌

山，无声好雨。

当祖母八十寿辰、长女十岁生日之际，正值金秋，同时做寿，亲友咸集，欢声笑语。灿烂之秋菊，欢娱之丰腴，欢聚淋漓酣畅，心花绽放美丽。

吾对继蕙一见钟情，结为终身伴侣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亦知。于是，房门贴对联有一，“艾菖色绿千顷滩，兰蕙香飘万重山”，其雄心勃勃之要义，乃扬名远近之绚丽。吾成长于历史名城，受其陶冶，夯实重文之根基；就学于县立中学，得师指点，铭记众师之话语。待到真正习文涂鸦，方知从文成才不易。常言道，事成于行，文成于思。休学前拙作《湖底的城市》，被师长批为可笑幼稚；《毕业证书和奖状》之问世，皆因写的身边人和事。小说《乡镇小电影》发表，竟被砍掉三千字，得汪曾祺先生之指点，编辑自有他道理。从此，吾更信奉“笔下生花功在练，文心雕龙贵于思”。于是，拜县内外长辈为师，亦向平辈、晚辈求知；同时，借助家乡报刊平台，屡屡投稿，从不言弃。直到后来，才有《新民滩的悲歌》《珠湖的传说》《朱葵艺术传》（合写）《烟柳秦邮》《熊纬书传》问世，而付梓的《烟柳依依》，也够不着市场售书的步履，其评价声誉，吾早有自知。

从事文艺、文化、宣传工作四十有四，曾愿作一木一石为文化构建高台，虽工作取得一定实绩，但相距人民期望甚低。每当高邮文人成堆，闻人星聚，新作迭出，诗文问世，春华秋实，声名鹊起，吾皆心旷神怡，为之欢娱。如今，古城文友和衷共济，联翩思绪，钩沉史事寻灵思，书就凡人染新绿，可谓乡贤邮城之赋，赋文明城市之欢；文友点赞之歌，歌沧桑巨变之乐。吾年届八十，衷心祝愿双文明并驾齐驱，众文友书写史诗，构建历史名城之辉煌，绽放一“汪”情深之壮丽，吾愿足矣。

车行湖堤

□ 施宏俊

车行了十分钟左右，湖边的树上，有翠鸟不时地扎到水里，捕起寸许的小鱼。看到更多的是白鹭，一只两只飞来飞去地分布在青洲上面，白色很是显眼，给这片青洲增添了不少自然生态之美。途中有一片荷塘，非常大，错过了荷花盛开的时节，水面上荷叶也开始残缺不全，但水下的淤泥里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藕这个时候肯定十分的肥美。

过了这片湖边有青草、湿地的堤坝后，湖面开阔起来。一眼看去，是无边的碧水与蓝天白云的倒影。身处湖的西南面，看不到落日红霞，只能看到一丝霞光映在湖面上。想起以前，站在镇国寺那边湖边，看晚霞中归来的硬帆渔船的美景，曾是无数摄影爱好者的素材。硬帆渔船早被桨机替代，那种美景现在不会再有了，只能在摄影家的照片里找寻回忆。

车开了约十五分钟，到了北港湖西自来水厂，便从菱塘返程了。一路走来，我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生态美。现在的景点和城市，越来越多的人造绿化景观确实很美，布局有致，季节分明，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，但我觉得比起这种原生态的自然风光，自然的鸟、自然的青草，还是缺少了一份灵动。不需要跑多远，身边即是美景，如果有时间，骑着自行车游玩，既欣赏景色，又锻炼身体，不要太惬意。唯一有点小遗憾的是，有一段湖面有围网，破坏了自然之美。

麦芽糖

□ 黄桂英

边缘上，右手拿小锤轻轻地敲。三四下，一小块糖从糖块中分离下来，交到我们手中。

麦芽糖特别粘牙，一口咬不断，像丝一样可以拉得好长，黏黏的，甜甜的。儿时的我们，从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吃，一丁点一丁点舔着，吮吸着，那甜味儿至今还记得。

儿时的美食，童年的回忆。去年秋天，去淮安学习，又见麦芽糖，看着特别亲切。在摊位旁逗留了半天，不过没敢品尝，怕甜掉牙。

“吉人自有天相”的寄语，母亲那卖掉心爱大床之忧郁，是吾终身难忘之事。随着吾康复工作、娶妻添口，一切俱往矣。即使如此，父母仍担当起支撑抚育第三代之重责，恩重如山，无声好雨。

当祖母八十寿辰、长女十岁生日之际，正值金秋，同时做寿，亲友咸集，欢声笑语。灿烂之秋菊，欢娱之丰腴，欢聚淋漓酣畅，心花绽放美丽。

吾对继蕙一见钟情，结为终身伴侣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亦知。于是，房门贴对联有一，“艾菖色绿千顷滩，兰蕙香飘万重山”，其雄心勃勃之要义，乃扬名远近之绚丽。吾成长于历史名城，受其陶冶，夯实重文之根基；就学于县立中学，得师指点，铭记众师之话语。待到真正习文涂鸦，方知从文成才不易。常言道，事成于行，文成于思。休学前拙作《湖底的城市》，被师长批为可笑幼稚；《毕业证书和奖状》之问世，皆因写的身边人和事。小说《乡镇小电影》发表，竟被砍掉三千字，得汪曾祺先生之指点，编辑自有他道理。从此，吾更信奉“笔下生花功在练，文心雕龙贵于思”。于是，拜县内外长辈为师，亦向平辈、晚辈求知；同时，借助家乡报刊平台，屡屡投稿，从不言弃。直到后来，才有《新民滩的悲歌》《珠湖的传说》《朱葵艺术传》（合写）《烟柳秦邮》《熊纬书传》问世，而付梓的《烟柳依依》，也够不着市场售书的步履，其评价声誉，吾早有自知。

从事文艺、文化、宣传工作四十有四，曾愿作一木一石为文化构建高台，虽工作取得一定实绩，但相距人民期望甚低。每当高邮文人成堆，闻人星聚，新作迭出，诗文问世，春华秋实，声名鹊起，吾皆心旷神怡，为之欢娱。如今，古城文友和衷共济，联翩思绪，钩沉史事寻灵思，书就凡人染新绿，可谓乡贤邮城之赋，赋文明城市之欢；文友点赞之歌，歌沧桑巨变之乐。吾年届八十，衷心祝愿双文明并驾齐驱，众文友书写史诗，构建历史名城之辉煌，绽放一“汪”情深之壮丽，吾愿足矣。

离岸边不远的湖面上，三两只渔船在波浪中摇曳，船不大，远远地看去更小。一叶叶扁舟，没有开动发动机，只是在湖面上荡漾，大概是一天捕鱼辛苦了，偷得半刻的闲暇时光。

村庄的东边有座山，山势险峻，在山北边的东半山腰有个洞，洞中有一泉。传说洞中曾住过五位尼姑，故名“五姑洞”，山也因此起名“五姑洞山”，山下的河起名“五姑洞河”。山脚下有一水库，两村落。五姑洞山离家不远，站在院中就可望到山顶，看似寻常，实则风光旖旎。我每过几年就会和弟弟妹妹去爬一次，有时只到洞中，有时则到山顶。

适逢阴天，天气较为凉爽，早上到东岭挖野生卷柏时，遥望五姑洞，突然有了去五姑洞的兴致。吃完午饭，睡过午觉，两点半多从果园出发，带了一个水杯，经东岭，走了五六里山路来到五姑洞。路上不见行人，杂草丛生，有的地方深可没膝，由于刚下过雨，草上有很多雨水，走到山脚下的四亩地村时裤腿已湿。

穿过村庄，走上水库大坝，库水已满，波平如镜，微风吹起层层涟漪，树影倒映水中，风移影动，摇曳生姿。大坝南边小桥处有放蜂人在放蜂，不远处有几人在垂钓。四周群山环抱，青翠如黛，引人入胜。

沿水库大坝，先往南，过小桥后往东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五姑洞山脚下。仰视五姑洞，悬崖峭壁，怪石嶙峋，四周植被茂盛。路上青草遍地，走到无路处，披荆斩棘，穿梭于草树间，快到洞口时，山势陡峭，乱石遍地，虽洞口近在咫尺，却行进艰难。

本想四点之前到达洞中，走到洞中时已四点多，汗流浹背，满头大汗。先到洞中泉水处接了一杯山泉水，然后走到洞外，坐在岩石上，一边喝着山泉水，一边欣赏洞外的风光。山上树木苍翠，葱葱郁郁，青松如盖。山中不时有清风吹来，坐在岩石上，任松间的清风吹过脸颊，无比惬意。俯瞰四亩地水库，如一颗明珠镶嵌在群山之间，又如清新脱俗的美人。水光潋滟，山色空蒙，如诗如画，置身其间，如入仙境。

在岩石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就起身欣赏五姑洞内外的风光。洞外悬崖峭壁上长着不少卷柏，看样子已有些年头。有一处长着一棵野生黄花菜，一朵花已谢，一朵花含苞待放。悬崖上不停地往下滴水。悬崖下面有一些小洞，里面长着一种不知道名字的花，颇为茂盛。沿

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高邮统战部设在中山路的311号大院内，到了六十年代初，才陆陆续续地搬进县委机关大院，而空下来的统战部大院就成了机关干部的宿舍。

这个大院的大门临街坐西朝东，两扇大门的门楼上还有一根旗杆。进入大门是一条走廊，走廊左侧是传达室，接着就是一排朝南的七八间房子，安排着张姓和杨姓干部两家居住。杨姓干部家孩子较多，大约有四五个兄妹，最小的妹妹个头一点点。当时不富裕，每顿饭父母都是定量盛给他们的，譬如午饭每人一碗糙米饭、一碗菜汤，晚饭每人一到两碗稀粥、几条咸萝卜干，有时每人会分到半个杂粮饼子，虽然不好吃，可是吃饭的人多，也都吃得很香。我们从他家门前走走去看到这样的场景，还挺羡慕的。后来他家的孩子个个都长得身腰大个，特别是本来很瘦小的杨家小女儿，一下子蹿到一米六八的个头，多年后见到还真不敢认。

再向里走，就是一座木制的架在城河（就是现在的市河）上的小桥，小桥的西头是一个砖砌的圆形拱门，拱门的两边是约两米高的花瓦围墙。过了小桥的拱门是一块长方形，约有一亩的空地，在空地的南侧有一个院落，是朱姓和刘姓两干部的家。朱家的大女儿，在女孩子中年龄虽然不是最大，个头却是最高，在大院女孩中就是一“大姐大”，常带着一帮小萝卜头一起玩耍。曾看到她拍过一张照片，其他小姐妹都很矮，就她一人戳在当中，显得很突兀。后来长大了，许多以前的小萝卜头都长得又高又大，她倒反显得矮了。刘家也有一个大女儿，不过比我们要大好多岁，好像已经做老师了，她扎着两根长长的大辫子，人很文静也很漂亮，喜欢看书，对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还是很友善的，只要向她提出问题，她都是有问必答。在南侧的西南角上住着一户高邮镇生活用品社的赵姓会计。在空地的北侧有一排房子（是过去统战部的会议室），住着王姓干部一家。在王姓住家的后面是一个院落，住着程姓和姚姓干部两家。程家老大是个男孩，小时候常带着院内院外的一帮男孩子横冲直撞，调皮捣蛋。

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的干部，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，他们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。看到眼前这近一亩土地荒芜着，于是他们利用休息时间，把杂草除

五姑洞记

□ 张永锋

洞的西边有一小洞，大洞和小洞之间有一堵石墙，小洞南边有一洞口，须弯身才能进去。小时候洞中有一神龛，喝山泉水之前要先磕头，如今已荡然无存，大洞和小洞之间的石墙也早已坍塌，只剩满地石头。洞的东南边有一处山泉，四季不涸，泉水清冽，甘甜可口，号称神水。泉水沿着山石流向洞外，正可谓“清泉石上流”，山泉周围用石头围起来，有人还用水泥垫了一下，如今西边一段尚完好，其它地方已毁坏。洞中散落着一些啤酒瓶、啤酒罐、饮料瓶等，大煞风景。洞四周的峭壁上栖息着一些山鸟，洞前有一块巨石，上小下大，仿佛一个老者端坐着，面朝西悠然地欣赏洞前的风光。每年清明节，附近村落的很多人都会来踏青，采摘野花，喝山泉水，如果不喝一下洞中的泉水，都枉此一游。

漫步洞内外，风声、鸟声、滴水声，声声入耳。山中不时传来鸟儿清脆的啼鸣，有时传来布谷鸟“咕咕”的叫声，只在此山中，林深不知处。喜鹊时而飞起，时而栖息在松树上。山中蝉噪不已，愈显山林之幽。远处山坡上有几个农妇在牧羊，不时传来“嘎嘎嘎嘎……”唤羊的声音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，说的便是此种情景吧。王维《献始兴公》说：“宁息野树林，宁饮涧水流。不用坐梁肉，崎岖见王侯。”此刻，我似乎读懂了王维。

在洞中呆了一个多小时，天色渐暗，去装了一杯山泉水后就下山了。下山较为容易，十几分钟就走到山脚下，于是沿着大路往家走。路上碰到一熟人，送了我一段，回到果园时已六点多。

父亲正要回家，看见我后，热心地把我带回来的山泉水烧开，往小茶壶里放了些绿茶。水烧开后，坐在果园小屋东边的石桌上，一边品着茶，一边欣赏着东岭、南山上的山水田园风光，别有一番味道。

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说：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！”暂留却是极好的。

统战部大院

□ 朱军 程东宁

黄瓜、眉豆等等，东边的花瓦围墙和西边连接西后街的围墙上长着丝瓜、扁豆、番瓜。这个闲置的荒芜土地经他们一弄，整个院子变得生机盎然。到了秋末，前面的张大妈会用刀割断丝瓜根，然后用一个盐水瓶套在割断的丝瓜藤上，接丝瓜藤里流出的水，张大妈说丝瓜藤里的水可以治筋骨病。

在这个大院里有一群小朋友，年龄大都在十岁左右，无忧无虑，活泼可爱。女孩子们聚在一起要不穿着花边小裙子跳舞，唱着《丢手绢》歌谣做游戏，要不围着桌了拾“布角子”，还有就是在地上划成方格子跳“格房子”；男孩子则在一起飘洋画、攒铜板、滚铜钱、攒纸角、滚铁环、弹弹球。到了夏天，男孩子会从大院小桥旁边的码头跳到城河里玩水。城河水是南关水闸从大运河放下来的，河水清澈，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饮用水。孩子们在里面摸小鱼小虾，学游泳。到了晚上，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娱乐活动，也没有电视看，家里的大人会把凉床或木板搁到大院子里的过道上纳凉，躺在上面的孩子一边听大人讲故事、聊天，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。不时有流星从天空划过，偶尔也有闪着灯光的飞机飞过，听到飞机的轰鸣声，会引起孩子们的躁动，躺在凉床上的孩子们会在叽叽喳喳声中循声去找寻，目送着飞机渐渐远去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来到了，大院子里面的大人几乎都成了“走资派”，不是被隔离在“学习班”审查，就是到了远离家庭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，大院里的墙上甚至还贴上了造反派的大字报。菜园也荒芜了，上面砌起一幢平房，住进了两户人家。大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，孩子们成了留守儿童。孩子们没有自暴自弃，他们在困境中得到了锻炼，学会了自理，学会了相互照应，一夜之间长大了。

到了一九六九年下半年，高邮城上的南、北派出所合并为城中派出所，选中了我们住的原统战部大院办公，于是大院子里的各家各户也就各奔东西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曾在这个大院里生活的孩子也都已年老退休了，原来稚嫩的脸上都爬满了皱纹，都当上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了。他们有时偶尔一见，总追记起在原统战部大院的童真和点点滴滴往事。

着悬崖往西走，有一处山势较缓，抓着草树可以爬到山顶，山顶风光又别有一番洞天。其西边有一棵树长在悬崖上，非常茂盛，让人惊叹。

走到悬崖树旁便往回走，又回到山洞。洞的西边有一小洞，大洞和小洞之间有一堵石墙，小洞南边有一洞口，须弯身才能进去。小时候洞中有一神龛，喝山泉水之前要先磕头，如今已荡然无存，大洞和小洞之间的石墙也早已坍塌，只剩满地石头。洞的东南边有一处山泉，四季不涸，泉水清冽，甘甜可口，号称神水。泉水沿着山石流向洞外，正可谓“清泉石上流”，山泉周围用石头围起来，有人还用水泥垫了一下，如今西边一段尚完好，其它地方已毁坏。洞中散落着一些啤酒瓶、啤酒罐、饮料瓶等，大煞风景。洞四周的峭壁上栖息着一些山鸟，洞前有一块巨石，上小下大，仿佛一个老者端坐着，面朝西悠然地欣赏洞前的风光。每年清明节，附近村落的很多人都会来踏青，采摘野花，喝山泉水，如果不喝一下洞中的泉水，都枉此一游。

漫步洞内外，风声、鸟声、滴水声，声声入耳。山中不时传来鸟儿清脆的啼鸣，有时传来布谷鸟“咕咕”的叫声，只在此山中，林深不知处。喜鹊时而飞起，时而栖息在松树上。山中蝉噪不已，愈显山林之幽。远处山坡上有几个农妇在牧羊，不时传来“嘎嘎嘎嘎……”唤羊的声音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，说的便是此种情景吧。王维《献始兴公》说：“宁息野树林，宁饮涧水流。不用坐梁肉，崎岖见王侯。”此刻，我似乎读懂了王维。

在洞中呆了一个多小时，天色渐暗，去装了一杯山泉水后就下山了。下山较为容易，十几分钟就走到山脚下，于是沿着大路往家走。路上碰到一熟人，送了我一段，回到果园时已六点多。

父亲正要回家，看见我后，热心地把我带回来的山泉水烧开，往小茶壶里放了些绿茶。水烧开后，坐在果园小屋东边的石桌上，一边品着茶，一边欣赏着东岭、南山上的山水田园风光，别有一番味道。

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说：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！”暂留却是极好的。